



# 预知子

张虹

(小说)

五月的山野醉醺醺的。风是醉的，悠悠飘过来飘过去。树是醉的，总在那里拍手——哗啦啦，哗啦啦。花儿是醉的，有的绽放，有的举着含苞待放的花蕾，摇头又晃脑。在池塘边砌石坎的根虎也是醉的，笑眯眯，嘴角向上拉，活像山林里的憨熊。根虎好手艺，一块石头，他想放哪儿，石头就在哪儿妥妥帖帖，若有多余，他举起小锤敲掉一小块，立马严丝合缝，再不行，就加个楔子，然后给每块石头的衔接处抹上水泥，一个个不规则图形就画在天地之间了。他就像行为艺术家那样，在长长的石坎上任意摆布他的作品。砌上一段，他就退后几步欣赏一下，左看看右看看，还眯着眼睛照一照。一起砌石砍的贵生开他的玩笑，石坎又不是云樵，有啥好看的？

别胡说。根虎嚷道，干活不行，耍嘴皮子有你。

云樵是根虎藏在心里的女人。根虎不愿意别人在嘴上说道她。贵生嘴贱，偏要说，你虚伪啥呢？刚才咱们从云樵家门前过，你一步三回头瞄人家哩，你当我瞎啊，没看见？

根虎不理他，埋头干活。他不说话是生怕心里的甜蜜溢出来了。昨晚，云樵姐喊他去吃罐罐地腊肉，知道他今天出来干活要放石坎，就找来针线，又找来隔年存放的预知子，密密缝在他的衣领里。云樵姐说，放石坎最怕排哑炮时又响了伤着人。如果有危险，这个预知子会蹦跳，提前发出警告。预知子是秦岭里边的一种藤生野果，又名八月瓜，成熟时吃起来又甜又香。根虎却不知道它的果实还有这样奇妙的用场。

云樵姐做针线的样子好看极了。身子前倾，微微低着头，手里举着一根针，牵着一根线，扎进去，引出来，将针在鬓角的头发上磨一下，再扎进去，再引出来，白炽灯黄澄澄的光罩着她，那模样就像山野里的夏葵绽放在早晨的阳光里，有种自在的美丽。根虎看得呆了，没话找话，云樵姐，你其实不用这么担心。现在的炸药安全得很。云樵姐停下手里的活，看他一眼，说道，山里干活，小心一点总是好的。除了放石坎，还有野猪呀，蚂蚱呀，蛇呀，这个预知子就跟护身符一样的。云樵姐说完，嘴凑到衣领上咬断线，将衬衣递给贵生。

他欢喜地接过衣服，将衣领摸了又摸。他觉得，衣领里缝的不是预知子，而是云樵姐对他的情意。

贵生没有说错。他心里的确时时刻刻想着云樵——那笑起来像野蔷薇般好看，命却苦得像苦菜花一样的女人。十年前，她嫁给根虎的表哥胡冬生。冬生哥家穷，她的娘家却是四乡有名的富人家，父亲和哥哥在城里开着婴用品超市，家里修起大别墅，铁栅栏围起来的院墙爬满蔷薇，五月来临，那叫一个灿烂啊，引得四乡八里的乡亲都来看花，城里游客来到山里农家乐，吴家庄园也是必看的景点之一。人们在花墙前拍照留念，隔着花墙窥视里边的富贵，对院子里的八角亭评头论足，估算那些造型奇特的盆景价值几何，叹息如今土豪比过去的土豪文化品位可是高得多了。云樵就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长大，可以算得娇贵。当村里跟她同龄的女子都奔波在打工路上时，她得以安心上学读书，从小学到中学，从初中到高中，顺顺当当，看起来一直读到大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她却与高中同学胡冬生早恋了。两家家境悬殊，云樵明知他俩没有未来，索性跟冬生私奔了。五年后她牵着儿子回来，不声不响住到胡家，朝夕同奉胡家双亲，独自耕种土地，日日忙

得抬不起头。娘家人明里不管不问，暗地里送钱送粮，打听情况，她只字不提。但总不见胡冬生回家，人们还是打听到了，早在孩子出生不久，胡冬生就抛下她跟一个川妹子跑了。在云樵的故事里，根虎是唯一见证人。他在云樵回乡的当年十月也回到村里，凭借匠师手艺在村里立足，从此再不提外出打工的事。好在他是孤儿，没人管他，他得以自由自在逍遥乡间。有好事人劝他，你房也盖了，钱也攒下了，又有好手艺，该早早娶个媳妇安家，你爹娘在地下也好安心啊。面对好心人的提醒，根虎笑而不答。没有人知道，他留在村里，是要守护他的云樵姐。

根虎不知道云樵姐是何时走进他心里的。也许是云樵姐私奔不忘带上他这个孤儿的情谊，也许是在外漂泊的日子，他因为年纪小常常晚上哭醒来，云樵姐像母亲那样哄着他，鼓励他；也许是他遗失了老板的公文包遭老板痛打时，云樵姐挺身护着他；也许是找不到工作时，他们在桥底下相依相偎的漫漫长夜，总之，云樵姐就是他命里的守护神。他仰望着这个守护神，心里安然，感觉幸福极了。他非常羡慕表哥冬生，不知他哪辈子修来的福分，推上了云樵姐这样的好女人。在他心里，冬生哥和云樵姐是神仙伴侣，是天下最好的夫妻，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冬生哥和一个漂亮的川妹子偷偷来往，他才傻眼了：原来世上还有这样混账的人啊。但是他不敢揭穿。他怕云樵姐伤心。倒是那个川妹子自己找上门来，说冬生爱的是自己，要云樵姐识相点。根虎恨得牙痒痒，抡起拳头就要朝那张得意扬扬的脸砸过去。云樵姐架住了他的胳膊。当晚，云樵姐背着儿子，牵着他的手离开了。根虎知道，云樵姐不吵不闹，是心里放不下冬生哥。她离开时给冬生哥买了四季的衬衫、秋衣秋裤、数十条短裤、四季的鞋子，还把千辛万苦攒下的钱给冬生哥留下一半，就是证明。最让他震惊的是，冬生哥的父母病了，他找种种借口不回来，云樵姐扔下自己红红火火的小酒店，毅然决然回乡侍奉双亲，直到他们安然离世。

他问过云樵姐，冬生哥这样狠心背叛你，你为何拖到她父母离世才跟他分手？云樵姐说，这不明摆着嘛，他父母常年病着，活天天的人，又把儿孙看得跟命似的，那时候提分手不是要他们的命么。

云樵姐住进根虎心里的正是这种仁慈。就像山里的预知子，野生野长，天然地守护着山里人。

“预知子。预知子。”根虎摸了一下衣领，无声地笑了。

这时候，乘山叔喊他去挖黄泥。乘山叔说你快回来吧，以前这山上哪里有黄泥，我一挖一个准，今天见鬼了，挖了几个洞都没挖出黄泥。

黄泥是筑坝必需的东西。人行走的堤坝砌石坎，靠山的一面筑黄泥，省工省料又省钱，关键还结实。乘山叔说，人家李艺术家到咱这山坳坳里建艺术馆，是给咱子孙后代造福哩，咱们要尽可能就地取材，给人家省钱。

乘山叔说的李艺术家在池塘的另一边干活儿。他手握电锯，喇啦啦将林子里的杂树和毛竹锯掉，那劲头和他们这些下苦力的人有种说不出的贴近。每次乘山叔招呼他过来干活，他都很高兴。根虎喜欢给李艺术家干活儿，不仅因为他是他仰望的艺术家，还因为他的行动力——原本一座多年没人住的老房子，满院子荒草，满眼的砖头瓦块，她硬是一片瓦、一块砖的打磨，生生整出个艺术馆来。馆里摆放的那些画着仙人、凡人，画着鸟兽虫鱼，讲着雪天故事的汉江石头画是多么神奇啊。还有墙上挂的那些画呢，还有皮雕呢，都是根虎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为根虎打开了一个奇妙的世界。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李艺术家和云樵姐一样善良美丽。总是跟他们说，歇会儿吧，喝点凉茶解暑。

好女人都是了不起的。好女人总是把我们的日子过得暖烘烘的。根虎这样想着，应声来到乘山叔面前，两个人向密林深处走去。

贵生不忘调侃，小心遇到树精！根虎回嘴说，树精就专门缠你这种人。

林中潮湿，正午时节，蝉鸣如鼓。布谷鸟的叫声宽广清越，偶尔掠过，既像在跟前，又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乘山叔说，这鸟精怪，它一叫你就觉得满田地的庄稼呼啦啦一夜之间全熟了，你就必须黑明白夜地忙收割、忙插秧。它就是个催命鸟。

乘山叔说话跟根虎一般不插嘴。乘山叔是他最敬重的人物。乘山叔70多岁了，按说是享清福的年纪，却因他的老伴瘫痪在床，他不得不四处找活挣钱。乘山叔和他的老伴也是苦命，年轻时他们一起去山西挖煤，刚去不到一年就发生了意外，煤矿塌方，在千钧一发之际，老伴儿将他扑倒身下，他啥事没有，老伴却从此站不起来了。根虎记得他们回乡那年，山上还没有通公路，乘山叔硬是从山下路口把兰香婶子背上山来。那天，他跟着村里十几个大娃娃们到山口去看火车，无意中倒像是专门去迎接乘山叔和兰香婶回家似的。他们跟在乘山叔身后。他走，他们走。他停，他们就一窝蜂涌上去帮着搀扶兰香婶。落难的人眼泪多。兰香婶用衣袖擦着满眼眶的泪水说，你们这些娃娃有情有义啊。还是咱们山里人好嘛。乘山叔是铁打的汉子。以前，他在山路上干活，隔山都能听见他咚咚的脚步声。据说，有一回他晚上回来，遇到一群野猪，他拔起一根小树左冲右突，跟野猪对峙了一夜，黎明前硬是把那群野猪吓跑了。眼下的乘山叔，身上那股虎生威的劲头没有了，弯腰驼背的看起来倒更像个老妈子——菊花那样挤在一起的皱纹把一张脸占得满满的，所有的手指都弯曲着，看起来就像老树皮。腿上的青筋比指头还粗。这是磨难太多的结果。当年他们夫妻双双出去打工，是一心想为生下来就脑瘫的儿子攒一笔养老钱，谁知钱没攒到多少，却搭上了老伴儿

的健康。都说这个家要垮了，乘山叔却把他的家结结实实撑了起来。他又当爹又当妈，既干坡地里地的庄稼活，又做饭洗衣、喂猪喂鸡喂鸭。关键他还乐呵呵的，把苦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有太阳的日子，他把老伴和儿子抱出来放在竹躺椅上晒太阳；花开的季节，再忙都不忘记采一束野花插在空酒瓶子里捧到老伴儿跟前。有时候，干脆把老伴儿和脑瘫儿子轮番背到花架下，让他们看花开花落的神奇，听林中鸟叫的声音。乘山叔还奇迹般地给儿子娶妻生子。儿媳是邻村的哑女。儿媳娶进门，两老口像亲闺女一般疼爱，生下孙子，更是捧在手里疼爱。村里人都说，乘山叔遇到的事，平常人摊上一件，就活不成了。不知不觉地，乘山叔在村里人眼里活成了神仙。村里谁家有了难场事，都找他拿主意。根虎最喜欢跟着他干活儿。说不清为什么，就是心里踏实。

他们继续在林子里走。忽然，根虎指着一棵长满青苔的老树说，乘山叔，这地方肯定有黄泥。说完，不等乘山叔发指令就挖了起来。果然，挖了几下，黄泥就露出来了。根虎掰起一块，在手里捏了捏，欣喜道，是上等的黄泥呀，这泥筑坝，又结实又好。

乘山叔说，好是好，这么远，挖出来，怎么到坝上去呢？

根虎说，我来背嘛。有我呢嘛，你愁啥哩。

两人奋力挖泥，一会儿就挖出一大堆。根虎将带来的蛇皮袋打开，一个个塞满，拍拍手上的泥，说道，叔，你在这儿抽支烟，我跑几趟就背完了。说着，抓起一袋甩在肩上就走。山路崎岖，根虎在林间跳来跳去飞速疾走，那样子就像野山羊。

乘山叔看着他的身影，说，呵，好后生。就由你背，叔可在这里享清福了。他在树荫下的大青石上坐下，取出娇子牌香烟。这是他最好的享受了。劳作之后抽支烟，赛过活神仙。

根虎在山上跑了11趟，黄泥基本就够了。三个人一起动手，一会儿就将坝面拍好了。

李艺术家夸赞说，你们手艺真好，坝面拍得跟艺术品似的。又说，没想到，山里还有这么好的黄泥。这黄泥完全可以做瓷器嘛。等忙完了手头事，我就整个电窑烧瓷器，到时候还请你们来帮忙。

三个人相视而笑。齐声说好呀好呀。根虎叫得最响。说实话，他喜欢来这里干活，除了上边说的那两个理由，还有就是饭菜好，且是李艺术家亲手做的。这天也不例外，一桌子的土菜、洋菜，香气扑鼻。有家常的青菜黄瓜、青椒炒腊肉、肥肉炒粉条、粉蒸肉、香肠、宫保鸡丁；还有一条清蒸鲈鱼；佛手瓜是火炒后摆在雪白的盘子里的，那青幽幽的苍翠，使人联想到它们挂在藤蔓上那铃铛一般的可爱模样。佛手瓜是李艺术家亲手栽种的，一棵藤蔓，缠绕在树上，结下几百个果子。根虎第一次看见，还以为是仙界的人参

果呢。

干活累了，吃饭香甜。他们也不拘礼，风卷残云，一会儿就把桌上的饭菜消灭光了。李艺术家收拾碗筷时说，我最喜欢你们这种吃饭的状态了。这种吃法才叫吃饭。

饭后休息了一会儿，李艺术家打开里屋门，邀请他们参观石头画。他们在这里干过很多次活了，这是李艺术家第一次郑重地邀请他们参观她的作品。根虎欢喜得直搓手掌，进到屋里，上千幅石头画赫然呈现眼前，根虎只觉得眼花缭乱。他说，真神奇啊，真神奇啊。这荷花就像在水里动呢。可这是画在石头上的啊！他指着一副雪景图，说，神仙姐姐，我可以摸一下吗？拿在手里摸一下。

李艺术家说，可以可以，你随便看。

根虎就拿起那副雪景图，放在眼前看，又把手伸得长长的放远看。是的，一块普普通通的汉江石，经神仙姐姐的手，变成了灵动的画。根虎觉得那白雪覆盖的房子就是云樵姐的屋子，而站在红梅下的红衣仙女就是云樵姐。他将那画抱在胸前，结结巴巴吧嗒嘴道，神仙姐姐，我可以跟你商量个事吗？

你说吧，什么事啊？

根虎一脸真诚地看着她，说道，我想用这几天的工钱换这幅石头画，可以吗？哦，不，从今以后，我给你干活都不要工钱，我，我，我特别想要这幅画。

贵生立即起哄，他想讨好人家云樵呢。李艺术家你可千万别给他。

李艺术家问，云樵是谁？

贵生还要起哄，乘山叔一闪身把他挡在右边，说道，根虎是个傻巴头子，从不跟人轻易开口。他喜欢，你就成全他吧。又说，我知道这些石头画金贵，说白了，就跟你的儿女似的。你肯定舍不得。

李艺术家想了想，说道，乘山叔你说得对，这些石头画的确实跟我的孩子似的。不过，我愿意送给根虎。又转向根虎，说，不为别的，就因为你是真心喜欢。我看得出，你是真心喜欢，对吧？

根虎激动得说不出话，只把头点得跟啄米似的。

山里的黄昏就像魔幻电影，刚才还明亮着呢，倏忽间就黑了。李艺术家发动她的宝贝吉姆尼，邀请道，都上车吧，今天干活太累了，我送你们回家。

一听说有车坐，三个人都高兴得不得了。出门干活的人，一到天黑，就归心似箭。何况还真的是疲累。可是车到半道，根虎却大叫，哎，停车停车。

李艺术家急忙刹车，问道，怎么了？

根虎说，我要在这里下车。

贵生撇撇嘴说，你看他那点出息。恨不得生个翅膀出来，飞过去给人家献殷勤。李艺术家，听我的，偏不让他下车。

乘山叔打了贵生一巴掌，说道，就你话多。又对李艺术家说，让他下吧。

李艺术家不解地说，离山顶还有很远呢。一扭头却发现，山腰那里，林间透出一束亮光。她喊了一声，为根虎打开车门锁。

根虎拉开车门跳下去，挥手作别。李艺术家看见，他的左手将那副雪景图紧紧抱在胸前，满脸的喜悦就像瀑布样四处飞溅。

山道边，蟋蟀在歌唱——嘀冷冷，嘀冷冷……

## 安 康 散 文 简 史

卢云龙

24卷《后山先生集》收录陈师道诗681首、词49首，但在大咖辈出，群星璀璨的北宋晚期，这些诗词显得逊色单薄，平淡无奇，影响力远不及他的诗论《后山诗话》。清代学者何文煊把它与《诗品》《全唐诗话》《六一诗话》《沧浪诗话》等诗论集并列，汇编成册，辑为《历代诗话》。

《后山诗话》共计80条，记录了诸如白居易、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的奇闻轶事和陈氏有关诗论的独到见解。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论及江西诗派时多有引证，足见其在文艺批评界的分量和地位。

陈师道用美好言词颂扬为政者丝毫不奇怪，他毕竟属于那个士大夫阶层的。但这篇描写900多年前的宋代安康，给我们留下了真实的文字资料——金州写照。如今，在烟波浩渺、景色秀丽的安康瀛湖——灵秀小巧的金螺岛上建有望归亭，镌刻着陈师道的这篇《望归亭记》。

两宋和元朝几百年间安康散文落入低谷，其间几无值得称道的作家和作品。原因大抵由于天灾和兵燹频繁。特别是金人入侵，安康沦为战场，农村经济衰落，人户大减。《安康县志》载：“元因兵燹之后，地旷人稀，遂废西城县，降金州为散州。”

笔者从李厚之、张会鉴、杨克三位先生编选校注的《安康历代散文作品选注》一书中梳理发现，所选126篇散文文目，流寓安康或文写安康的作者就达46人，60余篇，占了该选注一书的一半。当然，这也绝不是古代寓居安康留下足迹或写过有关安康散文的全部真实情况，只是管中窥豹而已。

时光又到了明清时代，安康几次出现移民浪潮，几次大规模的开发，使地方经济复苏，必推动地方的文化建设。筹资办学，造就人才，不少士子进入文举圈内，以文会友，相互酬唱，著书立说，本籍作家和客籍作家联手拓荒，开出一片文苑，种出一片新绿，安康文坛成为实体。仅就散文的发展而言，这块燎过的荒地竟也生长出一棵棵参天大树。

这里，重点搜寻客籍安康或描写安康的流寓散文作者之踪迹——

曹暉，山东垣曲人，明成化十三年（1477）任白河知县。任上以诗文与士子文人唱和见长，所作《郑公祠记》一文《兴安州志》《安康县志·文征乙》亦录入，两篇出入较大，《兴安州志》所载遗漏42字，3字有

别，现今以《安康县志·文征乙》为标准。塑造人物形象非散文所长，为祠堂作记更难兼顾，兼曹暉的《郑公祠记》《改建社稷坛记》《改建风云雷雨山川坛记》诸文。许尔忠的碑记多用夹叙夹议之法，写得文情并茂。这三篇散文记载了安康明代的庙坛修建情况和民情风俗。特别是《虞帝庙记》更值得一读。这篇文章其价值不仅在文还在史。虞帝庙在汉江北岸，明隆庆中建正殿五间，大门重门各三间，年久颓废，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守道吴愈，知州许尔忠重建，今废。舜生何地？自古就有“舜生安康”一说。许氏持此说，视舜为本土神祇，为当时社会发展旅游业“抢名人”已成时尚，安康人竟对“舜生安康”浑然不觉，抑或重视不够。地方学者有责任弄明此事，以确认安康系华夏文明发祥地之一的辉煌地位。

这里，特别要提及的是，作为甘肃武威人的张树，字时霖，嘉庆四年进士，任玉屏、泸溪等县知县，对西北地理较熟悉，著有《养素堂集》等书。张树是个大学问家，名字入了《辞源》。虽然从他的生平中未查寻到过安康，但他的一篇《姚墟考》的文章中，却涉及安康。刘颢在《文心雕龙》中说明了用典的作用：“据事以类举，援古以证今。”以张树对西北地理的谙熟，也提出了“舜生安康”的论断。有关舜在安康的传说见于许多典籍，安康古文化考古发掘的成果又颇能支持这一论断。用丁文先生的话说，汉江流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安康又居汉江中游，实在是先民们休养生息的好去处。大禹治水曾在北碻住，补天的女娲亦曾在平利女娲山设立她的住所。传说是历史的影子，不可全信，亦不可不信。这些历史之谜有待地方学者破译。若三者确认其一或其二，那安康人该值得骄傲自豪了。

闫博，北直滑县人，才学宏赡，多有撰述。万历七年（1579）以举人任山西浑源州知州，未几被劾，调任紫阳县令。卒于紫阳江滨。闫博笔力不凡，用了大量奇特的比喻把紫阳的山水描绘得准确生动，活灵活现。这在他的《重修城隍碑记》和《紫阳堪舆说》中展现出来。闫博是个高明的作家和堪舆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看风水，他认为人乃山之灵，“发山川之秀者，乃在乎人，不徒曰山川之胜”，这便无可指责了。由地理而及人事，不仅无迷信家之嫌，还深化了主题。真是妙极了！

丁文先生在《安康文学史话》一书中评价说，象《善人桥记》这样写得生动活泼的散文实不多见。有相当数量的碑记文字不足取，但因是那个时代的作品，留有时代的印记，有较高史料价值，亦为后人所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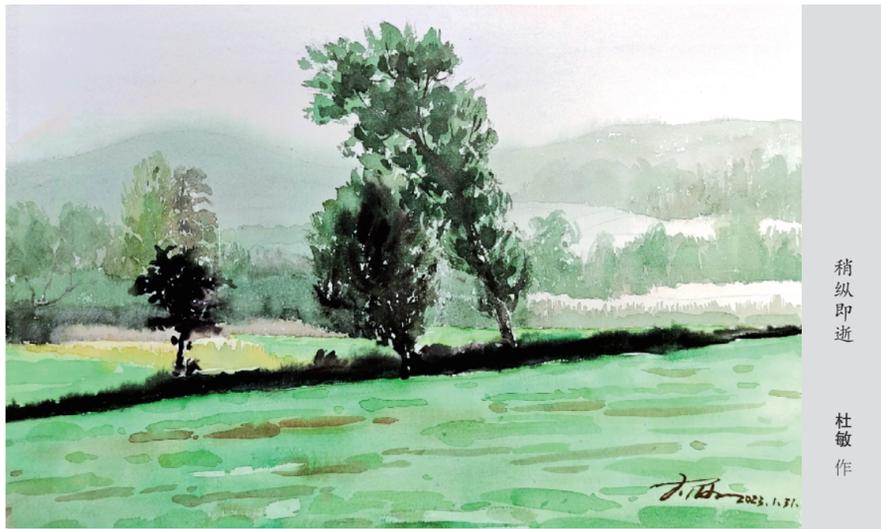
许尔忠，井陘人（今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陘县），明万历年间任兴安州刺史。这位

先辈是个散文高手，仅从王希舜修编的《兴安州志·艺文志》中，我们读到了许尔忠所作的《虞帝庙记》《改建社稷坛记》《改建风云雷雨山川坛记》诸文。许尔忠的碑记多用夹叙夹议之法，写得文情并茂。这三篇散文记载了安康明代的庙坛修建情况和民情风俗。特别是《虞帝庙记》更值得一读。这篇文章其价值不仅在文还在史。虞帝庙在汉江北岸，明隆庆中建正殿五间，大门重门各三间，年久颓废，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守道吴愈，知州许尔忠重建，今废。舜生何地？自古就有“舜生安康”一说。许氏持此说，视舜为本土神祇，为当时社会发展旅游业“抢名人”已成时尚，安康人竟对“舜生安康”浑然不觉，抑或重视不够。地方学者有责任弄明此事，以确认安康系华夏文明发祥地之一的辉煌地位。

这里，特别要提及的是，作为甘肃武威人的张树，字时霖，嘉庆四年进士，任玉屏、泸溪等县知县，对西北地理较熟悉，著有《养素堂集》等书。张树是个大学问家，名字入了《辞源》。虽然从他的生平中未查寻到过安康，但他的一篇《姚墟考》的文章中，却涉及安康。刘颢在《文心雕龙》中说明了用典的作用：“据事以类举，援古以证今。”以张树对西北地理的谙熟，也提出了“舜生安康”的论断。有关舜在安康的传说见于许多典籍，安康古文化考古发掘的成果又颇能支持这一论断。用丁文先生的话说，汉江流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安康又居汉江中游，实在是先民们休养生息的好去处。大禹治水曾在北碻住，补天的女娲亦曾在平利女娲山设立她的住所。传说是历史的影子，不可全信，亦不可不信。这些历史之谜有待地方学者破译。若三者确认其一或其二，那安康人该值得骄傲自豪了。

闫博，北直滑县人，才学宏赡，多有撰述。万历七年（1579）以举人任山西浑源州知州，未几被劾，调任紫阳县令。卒于紫阳江滨。闫博笔力不凡，用了大量奇特的比喻把紫阳的山水描绘得准确生动，活灵活现。这在他的《重修城隍碑记》和《紫阳堪舆说》中展现出来。闫博是个高明的作家和堪舆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看风水，他认为人乃山之灵，“发山川之秀者，乃在乎人，不徒曰山川之胜”，这便无可指责了。由地理而及人事，不仅无迷信家之嫌，还深化了主题。真是妙极了！

（连载之六）



纵即逝

杜敬作

## 安康等着我

陶万春

全国券人瞩目的第二十一届全国旅游门票收藏展览，今年六月下旬，将在陕西省安康市举办。网上信息传来，令行内外的激动万分，此次征文，自感意义重大。开门办展，安康开明。几天来，数位仁兄微信鼓励，让我也“参政议政”。于是，有了以下几点不成熟的想法，请展会领导和各地同仁参考。

一、期望本次展会，在前二十届的基础上，有所改变和提升。走出开幕式→理论研讨→拍卖会→闭幕式的俗套，真正办成一届国家级的展览盛会。

二、展览期间，举办“中国（安康）门票收藏高峰论坛”，请各省、市、自治区与会代表上台发言，每位限时3分钟。现场还可安排互动环节，以活跃现场气氛。

三、门票理论研讨会，应侧重学术交流。重点论文现场宣读1—2篇即可，留出尽可能多的时间，让与会代表就重点问题畅所欲言，面对面交流，从理论的高度上把所论问题理清。研讨范围广泛，不围绕主题，效果反而不好。按照惯例，理论部每次研讨会后，都要将征集到的研究成果成册，发给有关人员学习，以便慢慢消化。

四、参展券集，组委会给每个省份都下发了指标，我估计难以满足需求。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要秉持宁缺毋滥的原则。严格筛选，不破范围，精选而不充数，让展品体现出国家级水平来。

五、改变开幕式就是闭幕式的沿袭模式。往届全国门票展览（省以下展会也类似），券商们提前几天

到会，入住主会场房间，在床上摆摆设点，开始营业。到了开幕式那天，除了继续参会的代表（也卖票者）外，基本上都返程了。报名参会的人很多，但开幕式人气不旺。怎么扭转这一局面，需要组织者把控展会全程的时间和空间，营造一个券商自由，正式代表严谨的应有氛围。

六、充分发挥中藏协票证委旗下的《门票收藏研究网》的作用，由该网全程宣传报道安康盛会，让那些因种种原因无法到会的券友，及时掌握盛会动态。

七、门票拍卖会，可安排在某晚上18:30—22:30进行。这样既方便线上线下购买者参与，还节省了展会白天的黄金时间。

八、展会结束后，由展会组委会牵头，将安康盛会汇集成图文册，印制发行。想了几个书名，仅供参考：《永远的安康》《难忘的安康之行》《安康，券人的乐园》《券旗飘飘安康城》等。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一场券人盼望已久的文化盛宴，将在美丽富饶的安康市隆重开幕，我和我的同好们，都期待着早日到风光旖旎的瀛湖泛舟；到宽阔迷人的安康广场走走；观赏那长长的汉江支流——汉江，享受安康线鱼、紫阳富硒茶、宁陕香菇的美味、把玩旬阳特产鸡血石……安康，等着我！